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二

天子之孝

嚴宗廟

春秋冬公至自唐桓公二年

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

臣按啖氏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

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氏以為告廟則書于策夫既以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為禮則夫出不告行反不告至者之為非禮宜有深譏矣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出不告行反不告至與于事生事存者也先王之為是鬼享時思之也而死其親乎書其為行至之禮者八十有二而餘九十四無譏也葢無從而譏也不告于廟則不書于策矣雖欲譏之何從而譏之

春正月己卯烝　桓公八年

公羊傳曰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

穀梁傳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夏五月丁丑烝　桓公八年

公羊傳曰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臣按祭祀之禮既不欲疏亦不欲數疏固非敬而

數亦不可謂之敬禮曰祭過時不祭禮也謂四時之祭過其時則不更舉令冬祭而春始舉之是踰時而無祭也疏則怠也冬祭而春舉之夏又舉之不知其于春之祠夏之礿並舉與否也春秋無書祠礿者必于祠礿二祭無他故是春而烝而祠自如夏而烝而礿自如也數而黷也春而祠自如而烝夏而礿自如而烝春夏非烝之時春夏非可以行烝之禮非時也非禮也而既烝矣而又烝者程

子曰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閔公二年

左傳速也

公羊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未三年也

臣按李廉曰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

丁丑作僖公主文公二年

高氏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

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虞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故也是以謹而日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文公二年

左傳逆祀也

穀梁傳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臣按父子與昭穆兄弟昭穆同此一定不易之位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臣子一例此一定不易之理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此亦一定不易之理也夫子稱武王周公之達孝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父子相繼可以序昭穆兄弟相及固不可以為昭穆也兄弟相及殷禮也太丁之弟外丙外丙之弟仲壬沃丁之弟太庚雍已之弟太戊仲丁之弟外壬外壬之弟河亶甲陽甲之弟盤庚盤庚之弟小

辛小辛之弟小乙祖庚之弟祖甲廪辛之弟庚丁此則同父兄弟也沃甲崩立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此則同祖兄弟也本紀又言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是其昭穆世次將何如也國統傳之適子適子死立適孫世適相承是以昭穆之序可得而正也曾鞏為人後議大宗無後則立親昆弟之子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若緦麻袒免無

服昆弟之子凡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夫然而必以昆弟之子而不以昆弟者昭穆也周之先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無凡終弟及者文武成康昭穆共懿皆以生而不以及也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之太子燮是為夷王蓋周之宗廟文武世室三昭三穆自懿王而其數始極自孝王崩而昭穆之序始可得而議矣孝王懿王之叔父也夷王是孝王之從孫也以

叔父而繼其兄之子以從孫而繼其從祖父其世次當何如乎若以一定之昭穆言之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穆王為昭共王為穆懿王為昭共王之弟孝王是亦穆也然豈可以穆之穆而為懿之穆乎夷王懿王之穆也然豈可以懿之穆而更為孝之昭乎然此乃武王周公之法制所不得而及者也如外傳宗有司之言意者其孝王以後之令典乎穀梁傳范甯何休

孔穎達之流皆未究其原也以宗廟言之如從其一定不易之昭穆也孝王當在懿王之父之班矣如大統何于是時而議禮者為之説曰天子絶期孝王雖叔父臣也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也于是以孝王繼懿王為一世夷王繼孝王為一世而穆之穆降為懿之穆而懿之穆降為孝之昭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而昭穆自此始亂也朱子所謂一成而不可易者武王周公之正法制也

序孝王為一世者必知變禮昉于此也仲嬰齊之後歸父為亂昭穆之序春秋書之是存禮之正經也天子諸侯傳天下國家之重而以君臣之義為父子之道所傳者太祖之統是以從所後為昭穆春秋書躋僖公是以周家中葉之變禮責末世之臣子而無父無君為人後而兩統二父者也定八年書從祀先公三傳皆訓從為順也自此閔僖之位次始正矣

世室屋壞 文公十有三年

左傳書不共也

程頤曰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夏成周宣榭火 宣公十有六年

胡安國傳曰宣王之廟也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成公三年

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成公六年

胡安國傳曰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立煬宮定公元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哀公三年

杜預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故孔子聞

火知其必桓僖

臣按世室屋壞則公之不假于廟也有司之不以時黝堊之也大不敬也書宣榭火何也汪氏曰以天子宗廟之重紀之也以責王室不謹于火備雖人火焚之而弗能救忽慢先祖之罪著矣新宮災三日哭禮也是以書之也武公至成公已十一世煬公至定公二十一世廟毀已久而復立黷而不敬立武宮立煬宮其譏同也桓至哀公十世僖至哀七

世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毁是以天災加之

中庸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臣按修其祖廟即周禮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黝堊者也陳其宗器即天府所掌玉鎮大寶器藏之始祖之廟大祭則陳之以華國者也設其裳衣即守祧所藏大斂之餘

衣服祭則授尸者也薦其時食即庖人春行羔豚膳膏薌(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豕膏)秋行犢麛膳膏腥(雞膏)冬行鱻(魚也)羽(雁也)膳膏羶(羊脂)于牲盤之外以人道事神也此蓋四時之祭舉春秋以該冬夏礿祫嘗祫烝祫故寶器藏之始祖之廟者並得陳之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臣按此一節專論天子之大祫也祭統疏曰祭太廟之時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尸主既有昭穆主人及衆賓亦爲昭穆也不失倫序蓋非祫祭則惟當廟尸主與廟所出之子孫不得言羣昭羣穆矣此于祭有十倫屬第五所以明親疏之殺也序爵者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相維辟公諸侯之助祭也濟濟多士諸臣之助祭也此所以貴貴也序事者戒及宿之日

大史與羣執讀禮而協事而臨事怠慢者有誅也此所以尚賢也據特牲饋食儀禮篇名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以行旅酬于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此所以下下也楚茨之詩曰皇尸載起神保聿歸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蓋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于寢也此所以親親長長也此所謂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所謂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故曰孝之至也

漢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大后宮）及間往（非大朝時小謁是）數蹕（止行人）煩民乃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帝大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原重也先已有廟故云重）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

臣按先儒以為宗廟之輕自此始也有七廟又有原廟禮近乎褻而孝子事親之心亦有所分而不專而通之言曰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如以多其何極焉夫誠敬豈在多乎即使其果出於事生事存之心亦所謂作而不法者而況徒以複道之故欲文其過舉哉且衣冠月遊非禮也凡此者俱非所以敬其親也

元帝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曰臣聞

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于心也故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臣按記言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而

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自季桓子始也葢三桓僭立桓公之廟若魯雖行禘禮乃僭文王于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亦未嘗立文王廟也景帝時令郡國諸侯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然郡國固已有高廟也至是從元成等議詔罷之是也
哀帝初即位秋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孝武皇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制曰歆議可

臣按迭毁廟之議七廟之數劉歆為是韋元成為非當元成始議時以為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皆親盡宜毁皇考廟親未盡如故許嘉等議孝文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尹忠議以為孝武廟宜為世

宗之廟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于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至是孔光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已定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數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歆議上制可竊以為歆雖不若其父向之忠獨此議引經據古優于向之復

泰畤汾陰五畤陳寶祠也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三年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

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陵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追尊宣帝

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成帝哀帝平帝于長安
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臣按光武之立南頓以上四親廟非悼考共王之
比也哀平短祚賊臣移國當此之時寢殿之衣冠
都宮之鐘簴尚如故乎哉不有再興離離禾黍春
陵佳氣早著厥祥祖高帝而宗文武者有天下之
義立四親廟者人子之情然則西京諸帝修除黝
堊其廟祧而祠官致祭可也高曾祖考親承祀事

于洛陽可也彼為人後者惡得以之為口實哉而張純之議猶以為既事大宗則當降其私親也況于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繼大統者乎

章帝時有司上奏曰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至德所感通于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于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室中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

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于光武之室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朱熹曰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

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
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
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
備獨天子之尊可無所不致顧乃梏于漢明非禮之
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
之度或不足以容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
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
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

為虛文矣

臣按先王之道中而已矣不為施之人者而加隆不為施諸已者而加貶也為可法也為可傳也自命士以上生而父子異宮死而祖禰異廟而況四海之奉神靈之主乎苟曰吾實不德以自貶損也顧吾不得專享一廟而吾子孫其敢享一廟乎夫為明帝之子者不從遺命而立考廟可也章帝則失之矣為章帝之子者幹父之蠱而皇考廟考廟

併作焉亦禮之變而得其宜也再傳而不見正焉習而安焉也已易代而不見正焉以為固然也已君子惡夫昉之者也東都之顯宗也而壞廟制西京之太宗也而廢喪禮此非細故也惜也其皆出於軼世之賢君而二君之子又非不肖也朱子所以有取于五峰胡氏之論也曰漢文帝之短喪其所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于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顯

之孝其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于此必有處

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常例其事體之

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

獻帝時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宜

省去以尊先典從之

朱熹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

百年只有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

至後世不聞其功德之有亡一例以宗稱之

臣按漢自元帝時匡衡貢禹始建迭毁之議高孝二廟功高德盛爲帝者太祖帝者太宗此則上下臣民皆已愜志者也孝武之稱世宗中外頗有異議此毁之議所謂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此其至也中興而後顯肅繼世稱宗若以方周之成康不知孰爲優劣而彼尚祧毁此即不遷亦未可謂得禮之宜也況自此以後之辟王耶由嗣帝各欲褒崇其祖考而不知夫茍無功德之實則益愆適

以彰過溢美祇懼辱親此邑之所以發憤于尊復古禮以求厥中者也夫宗之與謚皆天下萬世之公也皆稱宗矣則一字之廟號有不足以慊臣子之意不容不增為十數餘字之尊號所由來矣

魏明帝太和三年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共王立廟京師又寵藩妾

使比長信叙昭穆于前殿並四位于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臣按魏明此詔實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以此為防而明世宗興邸之議猶有以守正斥逐導諛干進者

齊武帝永明九年太廟加薦褻味別祀于清溪故宅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起麪餅鴨臛音郝肉羹無菜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葅羹昭皇后茗欉音幘粽也炙魚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我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于清溪

故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司馬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者甚矣衛成公欲祀相相夏啟之孫甯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于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臣按子木之不薦芰君子所謂違而道也省牲進盞之外則有四時之所宜之食祠礿嘗烝之外則有薦新寢廟之儀然而祭有常品不聞鼎俎籩豆

之實以一人之偏嗜為異同也帝丘相土以祭法言之相嘗主此則亦衛之所當祭也甯武之意豈以有其廢之而莫敢舉乎且古之三恪之封蓋亦使神無廢祀則有所憑依耳不然而宋氏諸帝其取精多用物宏何遽不若鄭伯有哉夫不為之立主祀之人而反為之降祀已親于私室以人道言之則亦引而避之而已其失可勝道哉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二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三

天子之孝

嚴宗廟

唐太宗貞觀九年詔禮官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于是增脩太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幷舊神主四為六室房元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于志寧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以為

始祖上從之

臣按子奢之議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大祖一室

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于是八座亦
奏同子奢其畧以為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
重于尊親厚本莫先于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
道禮及七代得加崇之心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
六今按唐稱帝之初立四親廟追尊皇高祖熙曰
宣簡公皇曾祖天錫曰懿王皇祖虎曰景皇帝廟
號太祖皇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為后每
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

帝明堂以元帝配至此獻陵遷祔故令禮官詳議當時為康成之學者實繁有徒故子奢雖知四廟之非而不知太廟之不可虛主所以禘祫之議又紛然於後代也所謂祖有功宗有德蓋于昭穆迭毁之中論不遷之廟耳非所論于太祖也祖人之始也自枝葉以至根榦則必有其始矣商之祖契周之祖棄蓋亦以其得姓受氏之始而契棄之功德自在天下萬世為子孫者則稱美之耳使太祖

之位而可虛也則是不知其所始也使貞觀初從房元齡之議以涼武昭王為太祖揆諸人道之始發跡可謂有據而竟格於于志寧其後明皇肅宗既祔遷獻懿二主于西夾室列太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祫祭不及二祖者凡十八年衆議或以為宜永藏之夾室宜毁之瘞之宜各遷于其陵所宜祔于興聖廟而不禘祫宜別立廟于京師顔真卿以為大祫享宜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

韓愈著禘祫議亦以為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于是二祖始得與合食矣朱子作韓文考異稱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其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于一時要之可謂得禮之變若論正義則推而至于太祖必是更推不去惟有禘其所自出而不為立主豈有太祖之上更有二祖乎良由

立廟之始既虛東向之位則遷祔之時始費講求而禘祫之禮遂以混淆也循厥本始發祥興聖近而有徵不以為太祖則曰非王業所因也尊周柱下為玄元皇帝又尊其父為先天太皇又尊皋陶為德明皇帝何其誕而不經乎至于配天之說大率祖鄭氏而其後反復不恒未可據依試舉其畧則高宗朝以高祖配天五帝太宗配人五帝尋詔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並以高祖太

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中宗朝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高宗配明皇朝禮儀使張說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罷三祖並配之禮封禪則祀昊天上帝于泰山祀五帝百神于山下之壇祭皇地祇于社首而以睿宗配其後定開元新禮則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肅宗朝則初以太祖配天地代宗朝則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圜丘方丘以太祖配祈

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凡此數朝天地神祇人鬼之祭屢變而卒未盡合宜良由立廟之始不正太祖之位以致配享訖無定説明堂之制未知稽古而考中獨是靈符之授封禪之儀則有信之而不惑行之而無難者然則唐一代祀典概不足觀惜乎貞觀全盛之日而忽之不議議之而未審也而所謂顯慶開元二禮安在無遺憾乎

明皇開元十年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按言天子七廟為禮之以多為貴者葢自官師一廟以上以是為無加也周之有九廟者文武二世室百世不毀不可為數故曰七者其正法數也明皇九室之制何異煬宫武宫之立乎

開元二十四年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

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于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今欲取甘肯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盃案當在御矣韶頀可息而箜篌筝笛當在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于禮雖多何為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

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于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于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周制也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

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上固欲量加品味縚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從之

臣按綱目以增宗廟籩豆數與加母黨服並書見登褻味則非所以敬親厚外家非所以嚴父故尹氏起莘曰夫禮有定制不可損亦不可增昔程頤嘗力辯加禮之一字今籩豆之薦有常數而增之

母黨之服有定制而加之皆非禮也

宋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于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議故復有此請乃復奉僖祖于太廟遷順祖神主藏于夾室翰林學士承旨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琥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

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祀其祖故商周以稷契為始祖者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諸儒以稷契有功于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始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與稷契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主皆陞合食于太祖今遷僖

祖之主而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宣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比于此

臣按唐初立廟三昭三穆虛太祖東向之位宋初但立四親廟意在以天下之主為太祖耳然太廟虛主則以次而祧者將何所依待有天下之君既正始祖之位則是大祫之時祖宗之主反降室于子孫之廟而又屈太祖于昭穆以申祖宗之尊甚至唐之顯懿不得與合食者十八年則僅可謂時

祭之祫矣此皆立國之始未能確然以反本復始為心而當時之臣子窺見人主之私心欲自為之地而陰以成其邪也天下無無父之人則必無無始祖之人故孝經言嚴父配天而以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並言之也宋自熈寧以僖祖正東向之位自是無敢議者至孝宗升祔時議欲祧僖祖而以藝祖正東向之位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其畧曰準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

有所歸者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至于祫祭設幄于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毁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不知其實無益于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爭較强弱于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于受擯徬徨躑躅莫知所歸令

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者矣又況僖祖祧主遷于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謂有其舉莫敢廢者乎熹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宗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為昭英宗為穆與英宗主並藏西夾室神宗為昭哲宗為穆

徽宗為昭欽宗為穆高宗為昭孝宗為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乃共為一世自真宗以下至于孝宗凡九世十二室貼黄云續蒐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以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

本葢出于此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而得祀安石所見終是高于世俗之儒熹切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又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于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是非可判矣

元世祖時東平趙天麟上策略曰禮天子立七廟在都
內之東南太祖中位乎北三昭在東三穆在西廟皆南
向主皆東向都宫周于外以合之牆宇建于内以别之
門堂室寢分方庭砌唐陳異地山節藻棁以示崇高重
簷列楹以示嚴肅斲礱其桷以示麗而不奢覆之用茅
以示儉而有節此葢廟之制度也祖功宗德百世不易
親盡之廟因親而祧祧舊主于太祖之夾室祔新主于
南廟之室中昭以取其向明而曰班于昭焉穆以取其

深遠而常從其穆焉穆祔而昭不動昭祔而穆不遷二世祧則四世遷於二世而六世遷於四世以八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于三世而七世遷于五世以九世祔穆之南廟矣孫以之祔於祖父孫可以為王父尸由其昭穆之同非有尊卑之辨故祧主既藏祫則出餘則否祔廟貴新易其簷改其塗此釁廟之祧祔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牲牷肥腯旨酒嘉栗粢盛豐潔器皿具備衣服既鮮水火又明祠宜羔豚膳膏薌禴宜腒

鱐膳膏臊當宜犢麛膳膏腥豕宜鱻羽膳膏羶設守祧所掌之遺衣奕世迭傳之宗器王后及賓禮成九獻辟公卿士奔走豆籩此葢廟之時祭也太祖廟主尋常東面移昭穆南北而合食就已毀未毀而制禮四時但陳未毀而祭之五年兼其已毀而祭之此葢廟之祫祭也三年大祭祭始祖之所出以始祖配之此葢廟之禘祭也

臣按天麟此策隱括經傳折衷程朱立言簡當從

來異同紛紜之議得此可以釋然矣

上陵附

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光武陵如元會儀

後漢禮儀志正月五供畢南郊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以次上陵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大常導

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大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歴明旦日吉遂率

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令百官采取以薦會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

臣按古不墓祭周官言成葬而祭墓為位檀弓言

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皆為先祖形神託于此地禮其神以安之蓋令有司為之而孝子已先反而視虞祭之牲也惟史記周本紀言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然古者受命于祖廟無告墓而行者史記之説未可據也上陵之儀起于漢明後世或遵或否而胡寅有喪祭即遠之譏通人大儒或又以為有其舉之而不可廢然而今古之禮不同亦各因其理勢之自

然固有不可一概是古而非今者古之葬者但封樹而已藏魄于地下迎精于廟中古之廟制前廟後寢廟以藏主寢以藏衣冠几杖時祭于廟薦新于寢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至秦始起寢殿墓側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今欲舉墓祭也而寢殿其可復議去乎豈可以奕奕寢殿而不脩展謁之禮乎故蔡邕始見亦以為在所可損其後從事原陵深嘆孝明以至孝惻隱初興此儀然則緣情制禮

明堂大饗亦周公所創為謂漢明嚴父之孝同之

可也

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于獻陵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

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

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

六年正月謁于昭陵中宗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

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

事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

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食二祧之廟時祭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祭之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于陵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附于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為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請準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祗薦是常乍覽此奏但

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祭以為恒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嘗遣使往諸陵起居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宅兆禮不墓祭當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為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稱居者以居止為名祭條動止事生之道非陵寢法又降誕之日穿鍼之辰皆以續命為名時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

難攀猶復行此恐乖先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庶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天寶二年七月勑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于諸節常脩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私恩恭禮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寢陵昭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遊衣于漢紀成獻服于禮文宜宣示庶僚令知朕意

臣按唐之太宗高宗明皇皆勤勤致謹於上陵之禮者也載考前志惟魏文帝稱遺詔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一謁高平陵晉武帝再謁崇寧陵一謁峻平陵東晉時亦年年拜陵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後魏孝文於永固陵拜哭者尤數矣今畧直概謂魏晉六朝不崇園寢且東都紀載赫然耳目而云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不知何謂也其起居薦獻

自當一如廟寢之禮孝子之思念其親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于此豈得以祭數則煩之死致生為誑也原廟之制宏于宋世雖為之于佛老之宮之側而朱子猶取其能備門垣都宫廟寢而以為出孝子不容已之心況乎宅兆安厝實為父母之形體所掩藏者哉

宋真宗景德三年八月詔以來春朝拜諸陵宰臣王旦言行宫損壞要須脩葺上曰此亦勞民所至但州縣廨

舍處之百司非有司祗應不令扈從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車駕進發幸鞏縣朝陵二十六日次鞏縣帝以諸陵密邇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二十八日帝乘馬發行宮至中路頓進蔬膳是夕齋于永安鎮之行宮二十九日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却輿輦繖至安陵外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陵永熙陵又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册祝有司奉禮下宮脩膳羞內臣執事用家人禮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

獻又于西陵南設幄殿祭如下宫禮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明德淑德皇后又至懷皇后陵遂單騎以内臣從巡視陵闕及親奠㚟王岐王恭孝太子鄭王安王周王諸墳辰後暫至幄次更衣服詣諸陵奉辭初有司以朝無奉辭之禮帝感慕哀切未忍遽去故復徃馬至午而還左右進繖帝以陵闕在望却之度昭應水許進馬至行宫始御常膳

臣按宋初定制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

拜祖宗及后陵開寶九年酉幸始親謁景德陵真
宗景德四年之禮益斟酌貞觀永徽故事而貞觀
永徽則大概祖述永平也但漢儀乘輿謁陵大官
上食太常薦樂舞如吉祭而宋制謁陵皆輟樂舉
哭素服行事故列於凶禮𦘕歷觀漢唐宋三代親
詣陵寢之儀如此其間容或少有異同之議而孝
思純篤宸衷獨斷以伸罔極之情以推錫類之義
聖人復起不廢斯舉矣

以上嚴宗廟上陵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四

天子之孝

重學校

臣按古者教胄子於國學教萬民於鄉學教法有所不同而孝德紀於三德孝行首於六行是則同也故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然以鄉學計之則古閭門之

內皆有學矣其為數至多以國學計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與夫庶人之俊秀鄉學所教成之材乃與其間其為地至重夫以五等之人皆出於學是以五等之孝各盡其事也惟天子統天下之孝故使天下之人莫不興于學所以廣敬也述崇學校視先聖先師于學之中而有釋奠釋菜之祀以報焉貴老為其近于父也敬其父則子悅附養老

詩小雅菁菁者莪篇名

小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鄭康成注曰樂育材者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

其一章曰菁菁盛貌者莪蒿也在彼中阿大陵曰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鄭康成注曰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

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四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鄭康成注曰舟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

臣按菁莪蒿在大陵則易長遂士升于學則易成材故自二十五家之塾以至於天子之大學自比閭族黨之書其德行道藝以至大樂正之所論之秀莫不在於學之中於是乎入使長之出使治之而

天下之人材未有不出于學校者矣五士者升之以漸接之以禮而又隨其材而用之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如楊舟之載物沉者浮者俱浮水上此所以兎罝之武夫虎賁之侍衛皆有士人君子之行而無有以不學未成之材姑試之而卒敗者也古者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師故也天子之學小

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于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朝故也然則成周盛時兼用四代之學以教天下之士而天下之士所以興起於學校之中者於菁莪之詩猶可想見之也

大雅文王有聲篇名其六章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鄭康成注曰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

者皆感化其德 心無不歸服者

朱熹集傳曰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臣按張載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又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于文王及武王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蓋武王廣文王之聲聞自豐遷鎬即建立辟廱雖用武之時徙都之際教學為先也周先王之崇

學校者如此

禮記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鄭康成注曰尊卑異學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臣按辟廱之教東西朔南無所不暨而建立諸侯復命之教而立學者士自外而升于内也此道德之所以一也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

羽籥皆於東序學字俱音斆

鄭康成注曰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商學樂祖在焉故名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虞學

鄭康成注曰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

生也學舞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

臣按陳祥道曰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也葢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敎之凡皆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古之時大

學小學並立文事武備兼肄教之以詩書禮樂則未嘗不教之干戈羽籥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旦明日將出也

臣按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往視學也釋菜釋奠祭之輕者而天子必親往觀禮於昧爽之時擊鼓以警衆聽所以使有司與學士不以舉常禮而忽之也

學記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臣按集說此又非仲春仲秋視學之禮方慤曰禘禘五年之祭未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志故也且中年考校乃當視學之年五年視學則再視學乃當大成之年矣蓋春秋之視學所以警之五年一視學所以游之聖人之教不亟不徐者然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

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鄭康成注曰嚴尊敬也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之言

方慤曰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之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故為師則弗臣

臣按古帝王皆聖人而無不尊德重道者未至于聖而好臣其所教其治之所以不古帝王若也陳澔集說以為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

重之也夫敬親者不敢慢于人而況道德高厚為之師者乎嚴師之心一敬親之心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葢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壊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臣按董仲舒之對策以太學養士為教化之本原

卓乎巨儒之言漢朝一人而已武帝發德音下明
詔慨然有志於勸樂興禮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
員於是六藝之學蔚然興矣惜乎濂洛諸君子不
得生乎其世與諸經師學士上下其議論使先王
之道燦然復明而當時儒林經師僅以詞章訓詁
傳也雖然使後之君子得從先王之遺文以極乎
窮理盡性之玅者漢儒爲有功焉固不得以其未
純而議之也三代以後之君能崇學校者以漢武

為稱首矣其後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
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言宜興辟廱設庠序
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成
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
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
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
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向號稱博極羣書有骨鯁之
節操班書贊為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蓋董生之流

亞其言先後同揆而成無武之雄才大畧是以卒不果行也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

臣按東京再創初起太學車駕臨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明章之際崇尚經學石渠虎觀博徵羣儒孝質本初之元太學增盛三萬餘生則諸王大臣子孫四姓小侯皆遊學校矣故東都文學之盛以明章爲稱首而非西京之所能

匹也

桓帝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臣按太學生徒互相褒重臧否人物不避患禍雖不無太激固皆合于是是非非之公歷晉唐宋之世如稽康之戮陽城之去李綱之逐丁大全之横其出身排難頌言於朝者皆太學生也此可以見

當時清議猶出於學校有古者遊鄉校以論執政之意而輓近世教化益微勸導不備墮窳敗業者日聞而激揚清濁以名教自任者罕矣則以其途日雜其地日輕而其人材每日陋也

魏畧儒宗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

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來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

書與議者畧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于此

臣按此序言學校之壞極矣然是時所進之塗猶未雜也自後世有納粟監生固皆飽食之徒也豈能復責之操筆與辨字指墨法點注哉聚不學之人而教之學難矣故不如清其源也

晉元帝時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隳

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奥不可倉卒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從之始立太學

臣按古之教學者藝有射御舞有干戈皆所以寓武備于文事也記言受成于學詩言在泮獻馘則

自出師以至凱旋始終不離乎學校矣其軍士則比閭之民其將率則公朝之卿大夫所謂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者不過尊君親上死長之義知之明而守之固耳子衿佻達學子散去鄭風所以刺也而高克之師逍遥河上未嘗禦敵潰散而歸此豈無駟介二矛之威怒哉亦孝弟忠信之風微矣夫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具左右司馬以從所以却萊兵而返侵地者雖聖人德盛化神之事亦以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也平世尚文而不廢武遭亂尚武而不廢文所由適于治者同出於一原也所造就人材而致于用者皆出于一途也古之建國君民敎學為先葢亦謂王業肇建萬物權輿之日也三綱五常之道未嘗一日熄於天下仁義禮智信之德未嘗一日不在於人而政敎廢弛禮樂崩壞則誠有不可以倉卒而成者戴邈之論知本哉

魏顯祖時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敎生員從中書令高允

相州刺史李訢之請也

臣按魏自世祖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祠立太學置博士依漢世試五經課試之法矣至是從高允李訢之請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凡書初者美惡不嫌於同辭此則深嘉而亟予之者也李延壽曰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然則魏之為魏乃獨優乎大抵南北數姓之君

國祚既促於學校尤開置不恒又往往雜以老莊虛無文史浮靡之敝梁武天監四年有崇尚經術之詔於是置五經博士各主一館有數百生給其廩餼未嘗非盛舉也然以其篤於奉佛之心而乃飾此崇儒之事其于辭章之學且不能有以挽江湖日下之勢則所謂數百生一館者毋乃非先王之所取所養者乎

隋文帝仁壽元年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

晉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

唐高祖武德元年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亦各置生員

武德七年上詔國子監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

臣按隋文帝混一天下不思廣厲學宮而簡汰生徒毀壞學校與暴秦何異其不能延于再世審矣隋之所廢唐之所置雖欲勿興得乎

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説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

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臣按唐太宗之崇學校如此所以成貞觀之政也穎達等所撰定五經正義於性命精微之理雖未有以深造而發明之然六代淫靡破析聖義則漢人訓詁之學亦幾於晦矣得穎達為之反覆推究援據精詳斯其有功於漢人之箋注始足以資有宋諸儒之討論也今文孝經分十八章者即石臺本太宗之所定也先儒雖有今文不若古文之論

然其尊聖法成孝治使學者的然信為孔曾授受之書無疑者以帝王之尊而親為講説比於漢世虎賁羽林之士皆得明習尤為躬親倡率使人知所信從也

周太祖如曲阜謁孔子廟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顔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臣按以孔子之後為曲阜令主簿盖亦待以不臣之禮宋太祖亦以孔宜為曲阜簿奉孔子祠盖五季以來襲封廢絶斯為曠典今上公之封世守而曲阜之令即用其所推擇於尊事孔子之禮為有加矣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四